

胡適全集



27

第
貳
拾
柒
卷

胡適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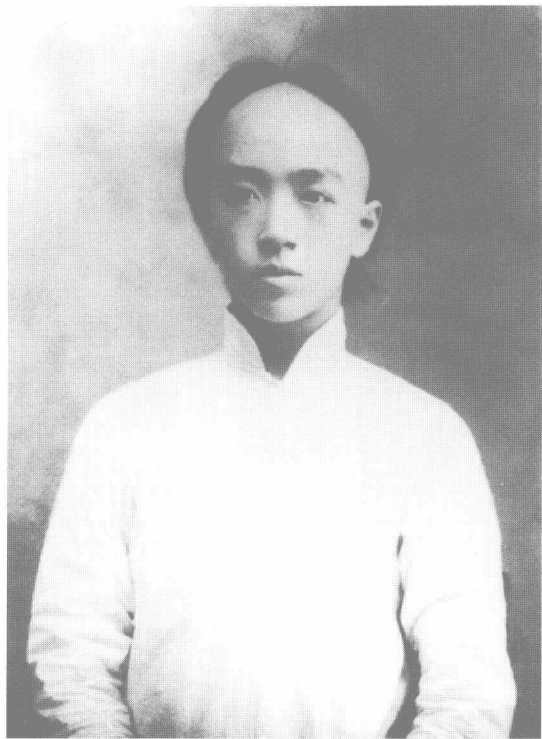


曹伯言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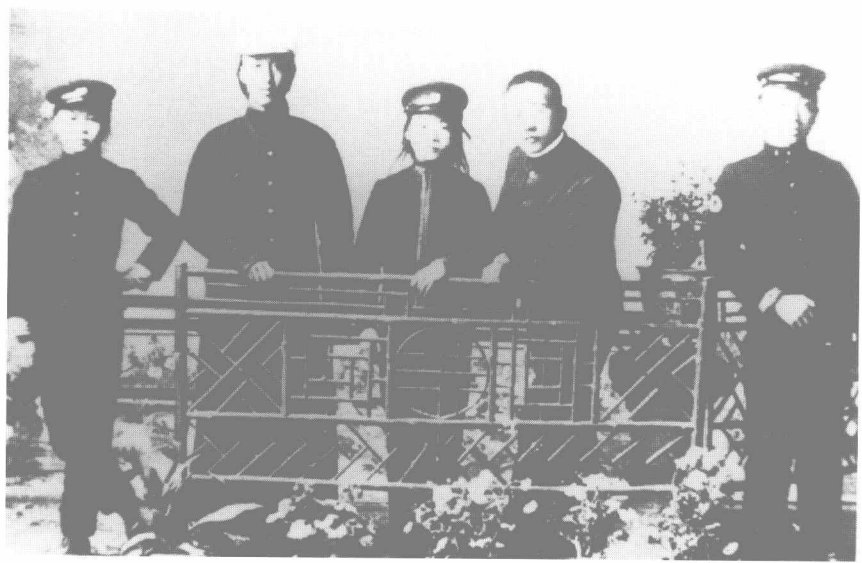
日记

(1906~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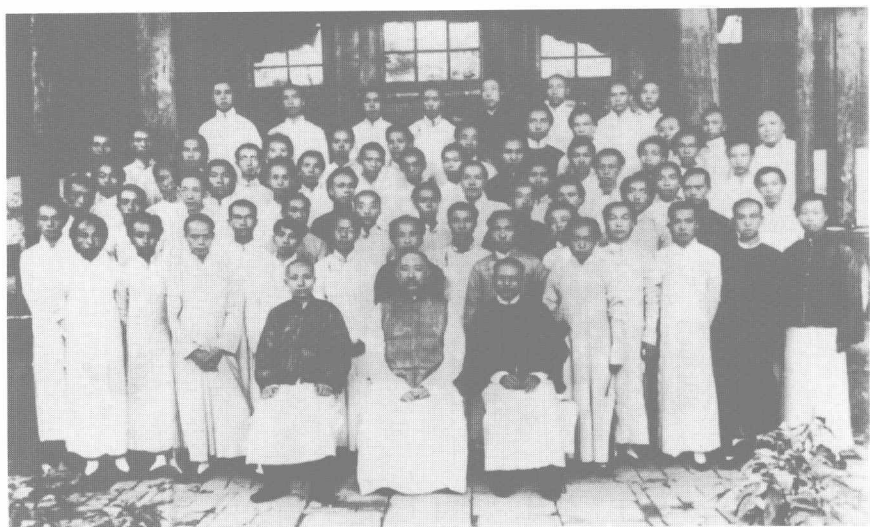
<27>



◎ 1909 年的胡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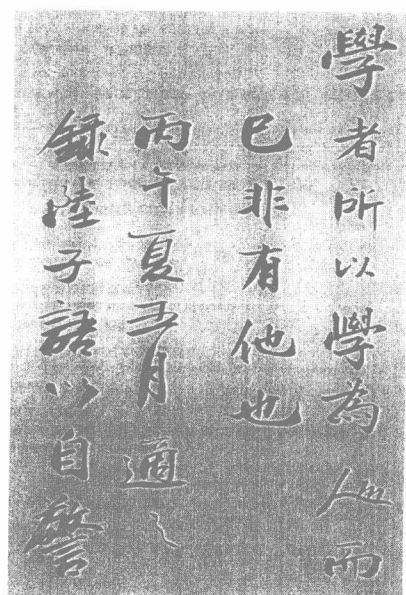
◎ 胡适（右一）与澄衷学堂的同学（摄于1906年）



◎ 胡适（三排左一）与同期赴美的同学（1910年8月）



◎ 澄衷日记扉页（1906年）



◎ 胡适自题（1906年）

整理说明

胡适（1891～1962）一生坚持写日记，从他在上海澄衷中学做学生时起，到晚年出任中研院院长在台北南港中研院逝世，先后五十余年，其间虽有缺写和中断，但总体上是完整的。

胡适日记，现收为《胡适全集》第27卷至第34卷。充分展示了胡适这位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独特风采。其中有他的读书治学和朋友交往的札记，有他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和分析、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记录，有他的诗文和往来书信的存稿或摘要；在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附有剪报或相关文件，在需要印证或留念的地方，还配有珍贵的图片，这些使得胡适的日记丰富多彩，也是他的日记的一大特色。胡适日记的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内政外交和社会变迁等许多方面，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胡适个人，也是研究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在此以前，中国的出版家也出版过不少《胡适日记》。不过这些《胡适日记》都是阶段性的，其中有的涵盖的时

间虽然比较长，但依然不完整，且未加整理，使用很不方便。尽管如此，这些《胡适日记》的出版，仍有其重要意义，它们不但适应了当时学术界的需要，还为后来者整理出版一套完整可靠、使用方便的《胡适日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就是我们此次整理胡适日记的出发点。

目前社会上流传的《胡适日记》，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商务本”)。这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所写的日记，起自1910年8月，至1917年7月止，共四册，十七卷。此书原名《藏晖室札记》(以下简称“亚东本”)，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来胡适将这部日记校对一遍，改正了一些小错误，改成今名，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1957年他又作了一次校阅，改正了几处错误，仍用《胡适留学日记》的书名，交台北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出版。

(二)《胡适的日记》(以下简称“中华本”)，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分上下册。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根据胡适遗留在北京的手稿整理的。其中有胡适早年在上海的《藏晖室日记》己酉第五册和庚戌第一册，1921年日记五册，1922年日记六册，1937年1月1日至6月21日、7月20日至8月2日、9月7日至10月19日日记三册，1944年1月3日至12月31日之间三十七天的记事。

(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以下简称“远流本”或“手稿本”)，起自1921年4月，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的前三天止，共十八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受胡适长公子胡祖望委托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授权，于1990年用原

已制成的胡适日记的缩微影片影印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包含时间最长，也是以影印原貌公之于世的胡适日记。

(四) 1997年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四十二卷，其中14、15、16、17四卷是胡适日记（以下简称“黄山本”）。第14卷中有《藏晖室日记》三册，其中“庚戌第二册”，正是“中华本”所缺，此外还有《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胡适杂记》和《日程与日记》。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任教北大以后，有三年多时间没有写日记，而这三年多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也是胡适在中国登台亮相，领一代风骚，开一代风气的时期，是最应当留下记录供后人研究的，所以他后来很后悔这一时期没有写日记。^①但胡适在1919年、1920年所写的《胡适杂记》和《日程与日记》，虽然时间上有不少缺记，内容也很简单，却也能略补这一阶段日记之缺。第15、16、17三卷，是胡适1921年、1922年日记，以及1937年和1944年的部分日记。这些日记手稿，即前面所说，经过整理，已收入“中华本”。其中1921年和1922年日记和此后到1935年的日记一起，在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曾请美国国会图书馆摄成缩微影片，均已影印在“远流本”中。

上述四种胡适日记，是我们这次据以进行整理工作的底本。对于胡适早年在上海的《藏晖室日记》，我们是依据“黄山本”，同时参照“中华本”整理的。《胡适留学日

① 见1921年4月27日和1930年12月1日日记。——编者

记》，是用“亚东本”和“商务本”对勘的。留学回国后任教北大的《日程与日记》等，则只能根据“黄山本”整理了。1921年以后日记的整理，我们主要是根据“远流本”，同时参照了“黄山本”和“中华本”。

台湾的“远流本”，未经整理，从实用角度看，问题确实不少，其中主要的有缺漏、重复、颠倒错乱、模糊不清等。“远流本”的这些问题，是多种原因产生的。有些是印刷装帧过程中造成的，如缺漏、重复、颠倒、油墨太重或太轻等；有些可能是摄制缩微影片过程中产生的，如漏拍、未照清楚、折叠掩盖、天头地角未照到、前后颠倒等；有些则是原稿本身的问题，如有时字迹潦草、笔误、日期前后重复，有些日记说“稿附后”而后面却没有附稿等。由于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能限于一种。凡“远流本”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部分可与“黄山本”、“中华本”对勘，但绝大部分须查底片解决；如果底片也有问题，则只能查原稿解决；如果查到最后确定是原稿本身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多种校勘的方式解决；如果经过这一番努力，还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那就只好存疑了。

总的来说，我们这次整理，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补缺漏。这里我们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他们新近在馆藏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卷胡适在上海澄衷中学读书时的日记，并承他们慨然应允我们将这卷日记收入本书中。这是迄今发现的胡适最早的并且是首次公开发表的日记，它不仅使人能够从源头上研究胡适，还使人可以从中学窥见一些当时上海中学教育的惊人发展，特别是中学少

年人十分活跃的情景。其内容之丰富和价值之珍贵，决非一般中学生的日记可同日而语的。胡适日记有不少散失。如现在所见的《藏晖室日记》只从“己酉第五册”开始，而此前的四册则不知下落。又如1910年6月底胡适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临行前最后一天的日记末尾写着“以下入《北游日记》”，但是这册日记既不见于“中华本”，也不见于“黄山本”。再如1910年8月到美国以后有日记，1911年11月至1912年8月也有短时期的日记，名《北田日记》，关于这些日记，胡适自己明确地说“遗失了”。还有，胡适日记有时在被人借阅中散失，如1934年1月11日日记说：“一月十日日记，[陈]受颐先生借去。”因此我们今天所见本子中，这一天日记缺。还有，现在的“远流本”、“黄山本”、“中华本”均无1945年的胡适日记，当年曾十分关心收集和整理出版《胡适日记》的吴大猷先生也慨叹这一年的日记“不知在何处”。诸如此类的散失，一时是很难寻补的。我们这里所谓“补缺漏”，是就“远流本”与目前所见的其他几种本子相比较而言。如1922年9月13日至16日日记缺，据“黄山本”和“中华本”补。1922年11月1日至11月23日日记缺，据“黄山本”和“中华本”补。1926年《欧洲日记》第一册缺，据耿云志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补。1937年部分和1944年部分缺，据“黄山本”和“中华本”补。此外如天头、地角、中缝处未印出的现象不少，均以前后文、别本或相关文献资料校补。

还有，前承台湾胡适纪念馆寄来1961年13篇“远流本”所未收、其他各本皆缺的胡适日记，已在单行本《胡

适日记全编》中补入（见1961年7月19日日记注）；此次又承他们寄来1926、1927、1933、1953、1960、1961各年的日记共20余篇，亦已补入。一并在此致谢。

我们深信，在社会各方面不断的关心和努力下，胡适日记中那些散失了的部分，迟早总会有一些被发掘出来，以填补现在所见《胡适日记》的某些遗缺；但是我们也认为，要把胡适日记中那些散失了的全都找出来，出版一部绝对完全的《胡适日记》，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二）去重复。如1923年9月18日重一页；1927年1月13日和14日重两页；1929年3月18日有印度嘉维教授的照片，还有两行无头无尾的文字，1930年2月1日又有关于嘉维教授的记载、剪报和照片，而前面那两行无头无尾的文字，即是这里记载末段的头两行；1929年3月18日附剪报《发现殷墟古物之科学家》，1930年2月27日又重见这份剪报，等等。这类问题一般是印刷装帧过程中产生的，其是非正误是不难辨认或找原来报纸查对解决的。

（三）理顺颠倒关系。如丁文江因煤气中毒死于1936年。而在1924年，丁文江37岁，不但活着，而且很健康，并且正想干一番新的事业，但就在这一年底的日记里却附有两篇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一篇是手写石印品，未署名。文中说：“光阴迅速，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据此推算，这篇文章是1950年写的。另一篇是打印品，是董显光写的，文中说：“在君辞世，已经二十周年了。”由此可知，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这些显然是后来的错乱颠倒。这两篇文字即使要收录，也应附在1956年春季的相

关日记后面，因为当时胡适正在搜集关于丁文江的资料，撰写《丁文江的传记》。又如1926年《欧洲日记》的第三册和第四册之间插入《胡适的杂记》，把内容紧密相连的两册隔开，而这一册《胡适的杂记》，在时间上从1926年直到1940年，里面既有在欧洲搜集禅宗史资料的札记，也有1927年返国途经日本停留时的札记，还有1940年阅读中共地下小册子的札记。这些札记的每篇末尾都写明了日期，但我们现在所见，却前后颠倒，十分杂乱。这次整理，依《杂记》各条写作的时间予以理顺，并将这一册置于《欧洲日记》第四册之后。

(四) 模糊不清者，使之清楚可读。“远流本”的大问题是许多地方模糊不清。有的地方油墨太重，重到一团黑糊，有的地方油墨又太轻，轻到若有若无。这两种情况，有时是边角，有时是几个字，有时是整行，有时甚至是整页。尤其是大量剪报附件，字体缩的太小，加之印刷不清，不少地方完全无法辨认。凡此，都经过仔细辨认，反复揣摩，或跟踪原来的报纸、杂志和文献资料，做校补或抄录。这方面我们用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个别地方仍不得不存疑，个别剪报不得不从略。

(五) 对大量附件作出不同的处理。《胡适日记》附有許多诗文手稿、往来信件、剪报和图片，这些诚然丰富了《胡适日记》的内容，使它在众多的《日记》中具有独特色彩。但是从了解和研究胡适的角度来看，这些附件的价值并不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整理出版时，是可以以日记正文为中心和主线，分清主次，作出不同处理的。而且这些附件有时很集中，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中

的几次批胡剪报,数量很大,如要将它们一一录出,放大排印出版,势必造成有些地方非常臃肿,喧宾夺主,淹没正文。为了减轻这种现象,也不能不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

我们所作的处理是这样:《胡适日记》中原附的诗文手稿、往来书信,一般原文照录;少数不影响日记的完整性,能独立成篇,并且已被《全集》他卷收录者,从略。剪报及杂件,属于胡适自己的文字,一般原文照录;少数不影响日记的完整性,并且已被《全集》他卷收录者,从略。属于他人写胡适的文字,一般原文照录;少数评论胡适的长文,发表在常见易找的报刊上者,从略。时论新闻,凡胡适的日记中论及或加圈点者,一般原文照录;其余从略。个别从略的剪报,在正文栏内存目。

(六) 翻译。胡适的日记中有不少外文,其中绝大多数是英文,也有极少量的德文和俄文。为了方便一般读者,我们对外文作了必要的翻译。胡适生前已译者,悉仍其旧。属我们所译者,凡名词术语和片断,译文用〔 〕标明,紧附原文之后;凡独立成篇或有数段者,译文亦依原文式样,独立成篇或分段,用“〔译文〕”标明,附于原文之后。外文剪报,凡是胡适自己的文字或他人写胡适的文字,基本译出;凡关于胡适行踪的报导,全部译出;凡时论新闻,除个别有重要意义者译出外,一般从略。个别略去的剪报,在日记正文栏中存目。缩写的名词术语,为避免差错,未译。同一名词术语在同一页出现数次者,只译第一次。全部翻译工作由杨国荣教授负责。

胡适对于自己写日记,要求很严格。他曾多次为自己写日记定体例。从《留学日记》起,他不但重视日记的内

容，还很重视日记的形式，如正文和引文的款式，读书札记、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和剪报杂件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都很讲究，并且注意前后的一致。到了一定时期装订成册，题写封面，有时还在封面题签旁或扉页上记下与这册日记的相关故事。对于这些，我们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作了以下变动：原来的封面有选择的保存；删除原用的人名地名号；引号书名号改为现行横排式的；原文中的（ ）号和〔 〕号不变；胡适有时也用□代替缺文和模糊难辨文字，亦维持原状，但加注“原文如此”，以与整理中所用的□相区别；日记正文中的夹注不变，眉批、旁注及个别诗词中的夹注，因版面安排关系，改成脚注，并注明“胡适原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政府的公文和不少报刊文字及一些私人书信，尚多是老的式样，现在日记中这一时期的剪报及其他附件文字的分段、标点符号，系编者所加。

整理中，凡遇残缺和模糊不清者，均以□号代之；脱文增补或疑似之字，均以〔 〕标明；笔误刊误之字，均将改正之字录于错字之后，并以【 】号标明。

整理加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只从文献的整理校勘上，而不从内容的考证研究上加注。凡是补缺漏，去重复，理顺颠倒关系，辨认模糊不清，以及剪报的去存取舍等，均加注说明，并写明“编者注”。

我的整理工作从1996年开始到今夏告成，先后共用了五年时间。在这期间，我得到了许多先生和朋友的热心帮助。耿云志先生是最早关心此事的，他在事前曾提出过不少指导性的建议，对我的整理工作很有帮助。台湾陈宏

正先生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做这项工作，我在整理中所遇到的许多缺漏和模糊不清的问题，都是他请简明海先生在台湾寻找相关图书资料查对解决的。胡适的外侄孙程法德先生对此事非常热心，曾多次与他在美国的舅父胡祖望联系，帮助我解决整理中的疑难问题。老友季维龙原是准备一道进行日记整理工作的，后他因承担了《胡适全集》的另一部分整理任务，未能参与这项工作，但他在图书资料方面，为我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帮助。我的妻子阮惠昭不但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还承担了全书的抄录任务和部分校对工作。所有这些，都是我感激不尽的。没有他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

我在整理工作开始时，就给自己提出一条基本原则，即“忠于原稿，保持原貌”；也提出了一个直接目标，即“为读者提供一套完整可靠、使用方便的《胡适日记》”。在整理过程中，我时时告诫自己，要坚守这条基本原则，要力争达到这个目标，但由于自己的学识和种种条件的局限，难以如愿的地方很多，其中疏漏和错误一定不少，如蒙批评指正，使之更加完善，自是终身铭感的。

目 录

澄衷日记

丙午年自治日记·····	1
--------------	---

藏晖室日记

己酉第五册·····	59
庚戌第一册·····	69
庚戌第二册·····	86

留学日记

台北版自记·····	97
重印自序·····	99
自 序·····	101

卷 一

日 记·····	107
----------	-----